



Western Canon Library  
西方正典

总主编 周殿富  
[英] 丹尼尔·笛福 著  
梁迺春 译



摩尔·弗兰德斯  
**Moll Flanders**





# 摩尔·弗兰德斯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摩尔·弗兰德斯 / (英) 笛福 (Defoe, D.) 著; 梁遇春译. — 长

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12

(西方正典)

书名原文: Moll Flanders

ISBN 978-7-5463-7011-8

I. ①摩… II. ①笛… ②梁…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5951号

## 摩尔·弗兰德斯

---

作 者 [英] 丹尼尔·笛福

译 者 梁遇春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刘训练

责任编辑 周海莉 邓颖俐

装帧设计 沙 峰

开 本 650mm × 960mm 1/16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邮 箱 [jpg-bj@vip.sina.com](mailto:j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ISBN 978-7-5463-7011-8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出版说明

《摩尔·弗兰德斯》是英国著名作家笛福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他用已臻于成熟的创作手法讲述了幼时天真、充满幻想的主人公摩尔·弗兰德斯在经历了生活的颠沛，几经磨难后，最终保持人性中的美好，成为了一个善良的人的故事。作者在小说中对人性充满了尊重、理解和同情，至今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无愧为英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本书系梁遇春先生所译，初名《荡妇自传》，后来出版的书改成了通用的《摩尔·弗兰德斯》。梁遇春(1906~1932)，著名散文家、翻译家。他短暂的一生总是在孜孜不倦忙于创作译书，译著多达二、三十种，其中以《小品文选》、《英国诗歌选》影响较大，成为当时中学生喜爱的读物。在本书中，梁先生试图通过自己的翻译和注解，在原著者和不甚了解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史和其他西方文化的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让读者从这些译注中吸收知识，更好地了解原作。此外，由于他对十七、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文坛，尤其是小品文非常熟悉，他的注解给人以娓娓述说周围人逸事的感觉，很是亲切。加上他本人散文家的背景，使得笛福的这本充满传奇色彩的小说能在他跳跃的译笔下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在我们面前。

由于翻译的年代比较久远，书中有很多用词、语法习惯和规范的现代汉语有出入。但考虑到本书已进入公版，系名家名译。所以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还是保留了梁先生原来的风格，仅修改了错别字和硬伤，希望能把一本原汁原味的名著名译奉献给读者。

编者

## **Moll Flanders**

[英]丹尼尔·笛福 著 梁遇春 译

因为新门（New-gate）、老牢（The old Bailey）这两个监狱的簿册里都有我的真名字，那里好些还未解决的重要案件又是同我个人的过去行为有关系的，所以在本书里我不能说出我的真名同家世；或者我死后，大家会知道得详细些；现在还不是明说的时候，就算有个大赦令下来，甚至于不分罪名的大赦，我仍然不敢明白地说出。

有几个穷凶极恶的伙伴（他们现在是没有法子来害我了，因为他们都已经从绞台上走出这个世界了，我从前总以为我也会那样结局的）只晓得人们叫我做荡妇弗兰德斯，那么就让我在自述时也用这个名字吧。你们知道这么多也就够了，等我将来明白说出的时候，再仔细地来谈我的真名同家世吧。

我听说我们一个邻国——不知道是法国，还是别个国家——那里的皇帝下过一道命令，规定当罪人判决死刑，或者罚做摇橹奴隶，或者流徙到外国去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小孩都归国家管理，因为这般罪人有的是本来很穷，有的是财产被官没收了，多半不能够有一笔款放在那里做抚育他们子女的费用。所以政府就把这种小孩子放在“孤儿院”里，衣食全由国家供给，将他们抚养大，授以相当教育。成人时，叫他们出去做生意，或者干别的职业，这样他们便能有正当的职业，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同勤勉去谋生。

若是我们国家采取了这种办法，我在小孩时也不至于那么孤苦孤独了：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朋友，没有衣服，得不到一点帮助或者有一个肯来帮助的人，因此不仅是受苦痛。当我还不能明白自己的境况，同怎样地去想法补救时，我已经被人们带下流了。我那种生活不单是可耻的，并且很容易就弄得

我的灵魂和肉体同归于尽。

但是我们国家却有它的办法。我的母亲被判定犯了大罪，因为她干了一件不值一提的偷窃，那是从奇普赛第（Cheapside）一个布店里随便拿去三块上好的荷兰布料子。当时的情形说来话长，我也不去重述了；并且关于这件事，许多人的叙述各自不同，我简直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不管那件事情的实在经过是如何，有一点他们的叙述是一致的。我母亲说她身上有胎，请求暂缓执行死刑，经过医生验明确实是怀孕后，法庭允许将处刑日期延缓七个月。在那段时期内，她就把我带到世界来；当她身体复原时候，叫她去受从前判定的死刑，她又请求宽恩，最后办到减轻处分，只把她流徙到殖民地去。她离开我时，我才半岁大，而且照拂我的人们也不是好东西，这是你们可以猜得到的。

那时我生下来还没有多久，当然什么也记不得，关于那时候的事情，我只有听说。因为我是在这么不幸的一个所在里出世，所以我不属于任何教区的。小孩时，也没有哪个教区来抚养我。我到底怎么能够活着，我自己也不晓得；只听过人们说：我母亲的一个亲戚把我领去，养育了一些时候，至于由谁出钱，是谁的主意，我完全不知道。

我所能够记得，或者说我自己所知道的，最早的事情是我跟着一些所谓游民或者埃及人游荡；但是我同他们一定没有相处多久，因为我的皮肤并没有染成别色或者弄成黑色，而他们对于带着同走的小孩子总是在很小时候就加以染色；我起先怎么会同他们结伴，后来又怎么能够分开，我自己也不记得。

那是在厄色克斯（Essex）的一个小城叫做科尔拆斯忒（Colchester），他们离开了我；我好像记得是我离开了他们（我自己躲起来，不愿意再同他们一起游荡），但是这些零星细节，我是没有法子说得清楚的；我单记得科尔拆斯忒教区的人员碰着我，就把我带走。我告诉他们我是同游民一起来到这里的，但是不愿意再同他们一起游荡，所以他们就把我丢在这里，他们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当然是不知道的；这班人员虽然派人四处调查，还是



没有找出他们的行踪。

现在有人来抚育我了；虽然城里并没有一个教区照法律说应当供给我的费用，但是当人们知道我的情形，晓得我年纪太小，我那时还不到三岁，不能够工作，城里的官吏也动了恻隐的心，吩咐人们好好地照拂我，所以我仿佛是生长在那里一样，变作城里的一个负担了。

我的运气很好，他们派来抚养我的阿妈（他们都是这样称呼）是一个现在的确很穷，从前却有过好日子的妇人。她就靠着抚养我们这类小孩，得到一些薪金，她天天替我们预备好一切日常不能缺少的东西，一直等到我们成人，能够出去干事，自己谋生去为止。

这个妇人自己还办有一个小小的学校，教小孩子们认字做工，因为她从前也是上等社会中人，所以她很会培养小孩，而且非常细心。

但是最值得我们赞美的是，第一，她使小孩子对于宗教具有热忱，她自己是位虔敬诚实的妇人；第二，她底下的孩子长大后很会管家，很爱干净；第三，他们的礼貌同品行也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只是吃得坏些，住的房子简陋些，穿的衣服粗些，在别的方面我们的教育是同千金小姐一样的讲究。

我在那里住到八岁，忽然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我听说治安官（我想他们是这样称呼）下个命令要我出去服侍人家。我实在不能够做多少事，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我所能够做的只是替人跑差传话，或者做庖妇手下的苦力，他们常常这样告诉我，真是把我吓住了，因为我对于他们所谓侍候人家这件事的确是有极大的厌恶，虽然我的年纪那时还是很小。我同我的阿妈说，我相信只要她肯答应，我一定能够想法维持自己的生活，不用出去服役；因为她曾经教我怎样做针线同打毛织物；这又是那城的大宗生意。我告诉她，若使她肯收留我，我愿意替她做工，并且是很努力的。

我几乎每天都同她说，我愿意尽我的力量替她做工；总之，我整天不外乎做工同啼哭，这位仁慈的老妇人看见我这个样子，觉得非常难过，结果弄得她对我很担心，因她真是很爱我。

有一天她走到我们这班可怜的小孩做工的房里，特意坐在我的对面，并



不是来监督我，好像是来观察我同我工作的能力。我正在干一件她从前打发我做的事情；我记得是尽量缝件衬衣，这是人家找她缝的；一会儿她对我说：“你这傻孩子，你老是哭（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哭）。我问你，为什么这么心酸？”“因为他们要叫我到别的地方去，”我说，“当一个仆人，我的确不能够做多少家事。”“不要紧，小孩子，”她说，“你虽然不能够做所谓家事，你慢慢可以学会，他们开头一定不至于拿很麻烦的事情给你干。”“不，他们要叫我做很苦的事情，”我说，“我干不了，他们就会打我，女仆们也要打我，迫我做难办的事情，我又只是一个小孩子，实在没有法子做好！”我又哭起来了，所以也不能够同她再说什么了。

这些话感动了我那位慈母般的阿妈，她就认定现在还不是我出去服役的时候；她叫我不要哭，她说要去同市长先生商量，等我年纪大些时候，再派我出去服役。

但是这不能够使我满意，一想起迟早总得出去服侍人家，我就觉得非常害怕，就是她答应要等到二十岁，才叫我出去当仆人，我心中还是一样的难过；一定还是天天哭着，怕的是最后免不了听调度。

她看着我还没有安静下去，开始对我生气了。“你还要怎么样呢？”她说，“我不是告诉过你要等到你大些，才叫你外出吗？”

“是的，”我说，“但我最后还是逃不了要去当仆人的。”

“怎么，”她说，“这个孩子疯了吗？怎么，你想做个贵妇人吗？”

“是的。”我说。我任性地哭着，最后又大声号啕起来。

这句话倒把这位老婆婆逗笑起来，这是你们可以想得到的。“好，太太，”她含讥带讽地对我说，“你真可以变作一位贵妇人；但是你怎么样子变呢？怎么，靠你的十指你要变作一位贵妇人吗？”

“是的。”我很天真地答道。

“你能够赚多少，”她说，“你一天的工作可以挣得多少钱？”

“我纺一天纱，可以得三便士；若是缝普通衣服，一天有四便士。”我说。

“唉！可怜的贵妇人，”她又说，一面大笑，“这够你的什么？”

“这就够养活我自己了，”我说，“只要你肯让我同你住在一起。”说这两句话的时候，我的声调是那么可怜，那种恳求的样子，老妇人听着，心中觉得对我特别关切起来，这是她后来告诉我的。

“可是，”她说，“这些单单够养你，并不会有什么剩下来的钱给你添置衣服；那么，这位小贵妇人的衣服要谁替她买呢？”她说的时候，总是对我微笑。

“那么我可以加倍勤谨地工作，”我说，“我所挣来的钱全给你。”

“可怜的孩子！那还不够养活你自己，”她说，“那么一点儿钱差不多连供给你的食料都不够。”

“那么我不吃东西好了，”我又是那天真地说，“我只求你让我跟你一块儿住。”

“怎么，你能够不吃东西活着吗？”她说。

“可以的。”我答道，完全是小孩子神气，一边仍然热烈地哭着。

在这些谈话里，我并没有存一点用手段的心思；你们一看就晓得这些全是自然流露的话；但是话里却存有那么多的天真同热情，把这位慈爱像个母亲的老阿妈也弄哭了，她哭得同我一样的厉害，牵着我的手，带我走出教室。“来，”她说，“我不要你出去服侍人家，你将来老同我住着吧。”这样子我才放心下去。

后来她去拜访市长，谈到我的事情，我那位好阿妈就把我所说的一切话告诉他；他听得高兴，叫他的太太同两位小姐都来听，自然她们都觉得非常好笑。

可是还没有过一个礼拜，市长太太同她的两个小姐忽然来看望我阿妈，看看她的学堂同小孩子。她们参观了一会儿，市长太太问我的阿妈：“夫人，请你告诉我哪位小姑娘想做贵妇人？”我听到她的话，害怕得了不得，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市长太太走到我面前，她说：“姑娘，你做什么活计？”“姑娘”这个词在我们学堂里几乎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心里暗自纳闷她这样称呼我，不知道含了什么歹意思；我站起来，对

她行个屈膝礼，她把我手里的活计拿着看一下，说做得很好；又拉着我的一只手相一会。“我看起来，”她说，“她或者会成个贵妇人；我告诉你，她的手长得像个贵妇人。”这使我非常高兴，但是市长太太不单是说出甜蜜的话，还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先令给我，吩咐我好好做工，跟着人家学做女红，由她看来我很可以变作一位贵妇人。

实在我那位老阿妈、市长太太同其他人们全误解我了，因为“贵妇人”这个词，她们用起来是一种意思，在我心里又是一种意思。唉！我以为一个能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不要出去服役的人就可说是一位贵妇人；她们用这个词的时候，所含的意思是贵族奢华的生活同其他我不懂得的事情。

市长太太走后，她的两位小姐进来，她们也要找这位“贵妇人”。她们同我谈了好久，我总是那样天真地回答她们。但是每次她们问我是不是决心要做个贵妇人，我总是说，“是”。后来一位小姐考我什么样子才可以算是贵妇人。这么一问，倒把我弄糊涂了；最后我用反面的话来解释，我说一个贵妇人是不会出去服役的，不到人家那里当仆人的。她们喜欢这样随便地跟我谈天，我对她们说了好多小孩子话，她们也很爱听，她们大概很喜欢我，也给我一点钱。

这些钱，我全交给我的阿妈，同她说当我将来做贵妇时，所得来的钱也全归于她。从这类话和我别时所谈的，我这位老师渐渐地了解我所谓当贵妇人是怎么一回事，知道在我心中一位贵妇人是等于一个能够靠着自己的工作养活自己的人；她最终问我这是不是我的意思。

我说：“不错。”我还坚持能够这样自给就可以算是位贵妇人；“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位，”我讲出一位修补花边同洗贵妇人们所戴的花帽的女人名字，“她确实是位贵妇人，人们也都叫她做太太。”

“可怜的孩子，”我的老阿妈说，“你要变作这样一位贵妇人，那是很容易的事，她是一个名誉不好的女人，已经有了两三个私生子了。”

我不懂得她的意思；但是我答道，我知道人们都叫她做太太，她又没有出去服役，替人家管家事；所以我总说她是位贵妇人，我想做这样一个贵妇人。

自然我这几句话又传到太太小姐的耳朵里，她们听着很开心，那两位年轻姑娘——市长先生的小姐——时常来看我，问我的阿妈那位小贵妇人在哪间房里，这件事使我很觉得自大。

这样子过了好久，这三位小姐太太常常来找我，有时她们带着别人同来；所以全城里差不多都晓得“小贵妇人”是我的外号。

我现在快到十岁了，看起来有些大人神气，因为我的态度总是非常严肃同谦卑，礼数也很周到。我还听见贵妇们常说，我长得漂亮，听到这种话，自然很有些骄傲。但是，这种骄傲那时对我还没有什么坏影响；不过她们常给我钱。我就交给老阿妈，她确实是个诚实的女人，待我公平极了，我给她的钱全花在我身上，替我买帽子，衣服，手套，纽带等；所以我老穿得整整齐齐的；因为我最爱清洁，设使穿了百结衣，也是要干干净净的，不然我自己也会把它放在水里洗过。我的好阿妈很诚实地将人家给我的钱花在我身上，总要告诉那班贵妇人这件东西或者那套衣服是用她们的钱买的；她们听到了，常常又给我钱。后来有一天治安官真正叫我去，要我出外服侍人家，这是我早料到的；但是那时候我已经是个能干的女工人，贵妇们待我又是那么仁爱，所以我深晓得我能够维持自己的生计——那是说我的阿妈把我挣来交给她的钱，拿来养活我，是满够的——我的阿妈因此告诉她们，若使她们肯答应，她要请这位“贵妇人”（她是这样地叫我）做她的助手，教导小孩，这件事我可以干得很好；因为做起工来我的手指很灵，我的女红也着实不差，虽然我的年纪还不大。

但是城里贵妇人们的恩德还不仅仅是这些，当她们知道我不像从前那样由公家供给，她们比以前更常给我钱；我成人后，她们叫我替她们做许多工作，像缝衣服，修补花边，做帽子等；她们不止给我工钱，还教我怎么做，所以我现在真是贵妇人了，那是我从前所希冀的；不过这个词要照我的解释用；因此当我十二岁时，我在购置衣服同给我阿妈我的生活费之外，袋里还常常有余钱。

贵妇人们还常给我她们自己的或者小孩的衣服，袜子，裙子，长袍等，

这些东西我的老阿妈像个母亲一样替我料理，好好地保存着叫我一件一件修补改制过，弄得穿起来顶好看的，她那一副管家的本领真是罕见。

后来有一位贵妇人非常喜欢我，一定要我到她家里去，她说，她要她的女儿和我同住一个月。

这虽然是她的一番好意，但是我的老阿妈对她说，除非是她决定了永久地留我在她家里，否则这次长期的邀请对于这“小贵妇人”是害多益少的。“这也是真的，”那位贵妇人说，“那么我只要她先在我家里住一个星期，看一看我的女儿同她能够不能够很合得来，同她的脾气好不好，然后我再告诉你将来的办法；现在若使有谁像从前那样来看她，你同她们说你已经把她们送到我这里住就是了。”

这种办法也可说是谨慎极了，我就到这位贵妇人家里去了；因为我很高兴那两位姑娘，她们也顶喜欢我，所以当我回来时，我是不胜依依的，她们也是同样地惜别。

然而，我还是要别了她们，回来跟我这位诚实的老妇人又同住了一年，我现在很能够帮她的忙；因为我有十四岁大了，按我的年纪可以说长得很高了，看起来很有点大人样子；但是我在那位贵妇人家里学会了享受舒服的生活，回到旧地方，就不像从前那样安适，心里想能够当一个真正的贵妇人的确也很不错，我现在对于贵妇人这个词已经有和以前大不相同的解释了。我既然想能够做个贵妇人是很妙的事，也就爱和贵妇人们住在一起了，所以总是渴望能够再到那里去住。

当我十四岁三个月大时，我那位慈爱的老阿妈，我应当叫她做母亲，病死了。我那时的境况实在可怜。当穷人们埋到墓里时，解散他们的家庭是很容易的事，所以这位贫苦的好妇人安葬之后她所管区里的孤儿立刻由教区执事移交给别人去抚育；她办的学校也关门了，校里的小孩没有事干，只是待在那里，等着家里人来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去；至于她所留下的东西，她的女儿，一个有了六七个个孩子的妇人。立刻全部拿走，搬运东西的时候，他们只是和我开玩笑，说这位“小贵妇人”若使高兴，现在可以自立门户了。

我几乎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办好，因为我好似被人赶出了门外，走到茫茫的世界里；更坏的是我有二十二个先令在这诚实的老妇人手里，这就是我这小贵妇人在世界上唯一的财产了；当我问她的女儿要还的时候，她骂我，笑我，说这件事同她毫无相关。

那位贤良的穷妇人的确告诉她的女儿过，说这款是放在什么地方，是那小孩子的钱，她还有一两回叫我去，要亲手交还我，但是不幸得很，我都是刚好不在她的身边，正在别间房里做事，我回到她房里时，她已经是快死，不能够讲这件事情了。但是她的女儿到底还老实，后来也把这钱给我，虽然起先她很残忍地对待我。

我现在真是是个可怜的“贵妇人”了，当天晚上我就得离开那里，到茫茫的世界里去；因为她的女儿把东西全搬走了，我连一个住宿的所在也没有，一块面包也吃不到。但是好像有几个邻居晓得我的境况，动起怜悯的心肠，跑去通知我上面所说的我在她家里住过一个星期的贵妇人；她立刻打发仆人来接我，她的两个女儿自己也要同那仆人一起来。我就跟着她们同走，带了我所有的东西，心里自然是很快活的。起先那种可怕的情况在我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现在已经不想当什么贵妇人了，甘心做一个仆人，随便她们以为我做哪种仆人合适些，我都是愿意干的。

但是我这位新的慷慨主人在任何方面都比我从前那位贤良妇人强，财产自然也比她多；不过在诚实方面，她是赶不上我的老阿妈；因为虽然这位贵妇人也是非常公平的，可是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都不应该忘记说我的阿妈不管多么穷，她是这个世界里再诚实不过的一个女人。

这位慈爱的贵妇人刚刚把我带走，我所认得的第一个贵妇人——那位市长太太——就叫她的两个女儿来照顾我；还有一家，当我是个“小贵妇人”时留心过我，也拿过工作给我干，现在也来找我到她们家里去住，所以真可以说她们都在捧我；而且得不到我的都很生气，特别是市长太太，她认为她的朋友把我从她那儿抢去了；她说照道理我应当是归于她的，因为她是第一个注意到我的人。可是已经得到我的那家不肯放我走；至于我自己，虽

然我同她们任何一家同住都会得到很好的待遇，但是我的待遇也不能够比我现在所住的那家更好。

我在那家住到十七岁出头，凡是教育所有的好处，我全得到；那位贵妇人聘有几位教师到家教她的女儿们跳舞，说法文，学写文章，还请别的教师来教她们音乐；我老是同她们在一起，自然学得也同她们一样的快；虽然那班先生并不是为我请的，可是两位小姐由教导所得来的，我却靠着模仿询问也学会了；总之，我像她们一样能够跳舞，说法文，而且我唱得比她们好，因为我的声调比她俩都强得多。弹古筝或者小瑟，我的进步没有那么快，因为我自己没有乐器可以练习，只得当她们没有弹的空儿，借她们的用一用，那是没有一定的；但是我都还弄得可以，后来二位小姐有两架乐具（一把古筝，一把小瑟），她们自己就教我弹。至于跳舞，她们不得不叫我会对舞，因为她们总是要我来凑成整数；并且她们本来就非常愿意把人家教她们的转教我，那热度不下于我的想学会。

这样子我得到教育所有的一切好处，就算我生下来是个贵妇人，像她们那样，我的教育也不过如是；在有些方面，我要胜过我的小姐，虽然她们是我的上司；那全是属于天赋的才力，不是她们的富贵所能办到的。第一，我的脸庞儿分明比她们长得漂亮；第二，我的身材比她们苗条；第三，我唱得好，那是说我的声调比她们强；我希望你们肯让我声明，这些话并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凡是认得那家的人们都是这么说的。

我在这么多美质之外，又具有女性共有的虚荣心，我很知道人家真真都觉得我很漂亮，或者说把我当做绝代美人，自己的赞美也不下于人的夸奖；我特别爱听人们谈论我的姿容，这个我自然有时会听到，听到了后觉得非常快活。

从生下来一直到这个时期为止，我的生活可以说都是很平顺的，不止大家都知道我是住在一个良善的人家里，那家的声望广播四方，谁也晓得由那里出来的人全是很规矩的，具有各种美德，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尊敬；并且人们也都看我是个规矩守礼，贞淑贤惠的小姑娘，我一向的性格的确是这么



好，我没有机会去打什么坏主意或者瞥一瞥邪恶的引诱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但是我所最自夸的美貌却做了我堕落的种子，或者说我的虚荣心是我失身的根源。我所栖居的那家的贵妇人有二个儿子，一对行为端正、前途无限的青年；这真是我的不幸，我同他们两位都很好，可是他们对付我，却各有各的态度，大不相同。

大的那位是一个不止懂得乡下，就是城里的事情也很熟悉的纨绔子弟，虽然他禀性轻浮，会有不道德的举动，但是他太聪明了，不肯用很大的牺牲来寻快乐。他开头弄的环套是一切女人所最容易堕进去的，他一有机会，就拼命赞美我长得多么漂亮（他是这么说），态度多么可爱，举止多么大方和其他这类的话；而且他弄得那样得法，那样巧妙，他勾引女人的手段简直同他打鹧鸪的本领一样高明；有时他知道我虽然不在面前，却在附近，可以听得到他的谈话，就故意向他妹妹称赞我。他的妹妹会轻轻地对他说：“小心些，兄弟，她会听到；她就在隔壁。”他立刻不讲这事情了，声气更放低些，好像起先真是不晓得的样子，承认他不该这么大声说；等了一会，仿佛是偶然失检的，他又大声地颂扬我；我既是那么爱听人家的褒美，自然不至于失去机会，而不去仔细地详听。

他既然这么把饵放在钩上，一点也不费力地将钩丝垂在我的面前，就更进一步来弄他的把戏了；有一天他走过他妹妹的房子，我正在那里替她穿衣服，他很高兴地走进来。他对我说：“嘿，柏蒂姑娘，你好吗？你脸上着了火没有，柏蒂姑娘？”我跟他行个礼，双颊羞红起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小姐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兄弟？”“我们刚才在楼下谈论她整整谈了一个钟头。”“对于她，你们说不出什么坏话来，这是我可以相信的，所以不管你们怎么样谈都不碍事。“不，”他说，“我们绝不是说她什么短处，我们讲了她的许多好话，我告诉你，我们都在那里称赞柏蒂姑娘；公认她是科尔拆斯忒城里最美丽的少女；总而言之，城里人喝酒时常常高举杯儿祝她的健康。”

“我听到你的话真觉得奇怪，”他的妹妹说，“柏蒂只缺乏一件东西，但是她差了这一件就同什么好处都没有一样，因为他们现在对于女性的价值

没有相当的尊敬；比如一个年轻姑娘长得非常美丽，家庭也是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灵巧，态度又好，礼貌等没有一件不是值得赞美的；可是若使她没有什么妆奁，人们就不会去理她，好像她没有具有这许多的美质一样；但是只要一位姑娘有钱，那么谁也会喜欢她；男人总是要想出法子，得到利益。”

她的弟弟刚好也在旁边，叫道：“住口，姐姐，你讲得太随便了；我就是个例外。请你们相信我，若使我找到一位姑娘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十全，我说，请你们相信我，我是不会去问她有没有妆奁的。”

“不过，”他的姐姐说，“你自己一定会留心不去爱上那班没有钱的姑娘。”

“这也不是你能够晓得的。”那个弟弟说。

“但是，为什么，妹妹，”那位哥哥说，“为什么你们这样厉害地攻击男人看重妆奁呢？你们都不是没有很厚的妆奁的人，尽管你们缺乏什么别的东西。”

“我明白你的用意，兄弟，”小姐很严厉地说道，“你以为我虽然有钱，却缺乏了美丽；但是照现在的习俗，有钱的人就是长得平常点丝毫不碍事，所以我比那班有色无钱的朋友占了便宜。”

“可是，”她的弟弟说，“你的朋友也有她们报复的时候，因为有时美丽也可以得到一个丈夫，虽然并没有钱，当一个侍婢偶然比她的小姐长得漂亮时，她通常同她的小姐嫁得一样富贵的丈夫，她还会比她的小姐早些出嫁。”

我想现在应该退出房子，离开他们了，所以我就走出来，但是我并没有走开多远，因为我想听到他们的谈论，果然我听了一大阵赞我的话，这更把我的虚荣心翻动起来，但是我不久看出这会使我失丢了这家人的好处，因为那位姐姐同她的弟弟为了这些小故大吵起架来；他为着要袒护我，对她说出几句很不客气的话，我看出她却报复到我身上来，对我的态度变得很冷淡，这的确是冤枉了我，她怀疑我和她的弟弟有什么关系，我却从来没有想到；可是那位哥哥淡淡地好似开玩笑地说了许多甜蜜的话，我却很傻地信以